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3月23日晚,第4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在吕其明的《红旗颂》中拉开帷幕,去年开幕式上,钢琴家孔祥东演奏吕其明先生在94岁高龄时创作的《红旗颂》,钢琴与乐队那激情澎湃的场景还历历在目,今年,95岁的吕老又拿出一个《红旗颂》的全新交响合唱版,依旧令人热血沸腾!舒展深情的合唱与恢宏的管弦乐交织,红旗主题飘扬在上空汇成一股暖流直抵每个人心里。迄今为止,吕老已经为《红旗颂》改编创作了12个不同形式的版本,我感慨万分,是什么让耄耋之年的他依旧笔耕不辍?是什么让他每一首作品都那样打动人心?

无尽的思念

李长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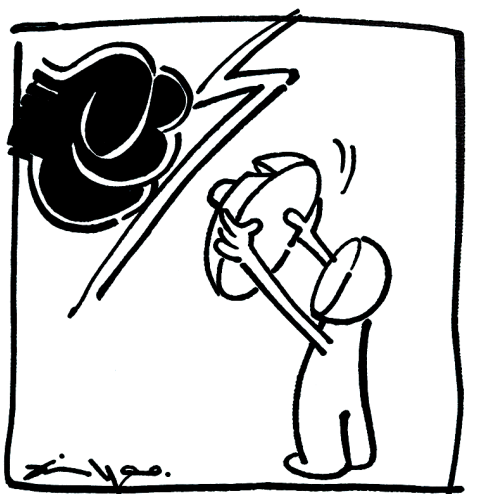
犹记得那年去吕老家,他告诉我《红旗颂》的创作过程,一个星期没日没夜,泪水伴他写完了这部作品。“我十岁参加革命,我是在红旗的照耀下成长起来的。1945年,由于叛徒告密,我父亲被敌人逮捕了。他非常坚强,在狱中进行了英勇的斗争,最后留下了一首绝命诗:‘忍看山河碎,愿将赤血流。烟尘开敌后,携展展民愁。八载坚心志,忠贞为国酬。且喜天破晓,竟死我何求!’1945年11月13号,父亲英勇就义在南京郊区江宁镇,走上刑场的时候,高呼‘中国和平民主万岁’‘中国共产党万岁!’”吕老几度泪下,对父亲的思念从未停止,对父亲的思念从未离开过他的创作,他饱含热泪写就的《红旗颂》《雨花祭》等作品是对父亲和千百名烈士的致敬和缅怀。

这么多,我真的非常思念他们。”说到这里,吕老停顿了片刻,眼里闪着泪光,“在南京雨花台,我的《雨花祭》总谱手稿放在有我父亲照片的那一面墙的一个玻璃柜中间,总谱上面印着一行字:吕其明是吕惠生烈士的长子。我的音乐能与雨花台长存,这是我无上的光荣。”

每次听吕老作品,我总会被深深打动,这种真挚的情感比起那些复杂炫技的形式来讲弥足珍贵,他的每一个旋律都发自内心,每一首作品都是泣血之作。“主题旋律很简单很朴素,表现我对于父亲、对于烈士们的缅怀,而且很伤感,但后面,你们到时候听,会有梦幻色彩。中间描写了一段刽子手的狰狞面貌,我们的烈士振臂高呼,突然,一声枪响,烈士倒下,接下来悲痛的思念主题再现。”吕老继续叙述着即将在“上海之春”上演的新作《无尽的思念》,“在这部作品中,我有一点新的思考,就是烈士们最困难的时候,他们在监牢里还是想着未来,对未来的憧憬,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对于孩童时期的回忆。我想把我们烈士们的这种梦幻写进去。”这是他作为烈士后代,发自内心创作的乐曲!

这不正是革命乐观和浪漫主义精神嘛!从《谁说俺家好》到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,从《雨花祭》到《龙华祭》,从《红旗颂》到《无尽的思念》,可以发现吕老95%的作品都是主旋律,一方面源于他的红色基因,另一方面源于那份赤子之心。

虽然,吕老的专场音乐会还有几天上演,我已经很激动也很期待了,我一定会将无尽的思念化作深情感人的音符,悲壮、梦幻、憧憬以及尾声那句亲爱的爸爸,安息吧,相信也会拨动你的心弦。



智慧快餐

何谓成熟——能与“不确定性”共舞。

郑辛遥

他是我们的俄语老师,每次上完课,我们要用俄语说:“陀斯维达尼亚,乌气杰尔童”(再见,童老师)。课后,我们嫌麻烦,简化为杰尔童,这一叫,就是几十年。

下英语基础,杰尔童发现我能用英语与他对话,似乎很高兴,但他说,还是把俄语学好。我很用功,没多久,就成了班上少数冒尖的俄语苗子,杰尔童很喜欢我,但他从不暴露情绪,是一个非常“稳”的人,我并不另眼相看。

杰尔童

叶良骏

因为初中的我是英语,高一忽然改学俄语,我们很不习惯,听得一头雾水,舌头也卷不起来,成绩一塌糊涂。有一次,杰尔童上课用英语说了一大堆话,我听懂了,他说:“学外语方法只有一个,就是记忆!英语学会了,学别的外语会触类旁通,我就是先学的英语……”后面的话我忘记了,“记忆”二字至今还牢记在心。

有一次,我见他在看俄文原版书,是普希金诗选。我非常喜欢这位俄罗斯诗人,戈宝权的译诗,我几乎都会背。杰尔童见我看得起劲,说:“借给你,你可以试着去译。”“我去译?”他笑了,没再说什么。我发现读原版诗,比译成中文的流畅得多,再看戈宝权的译诗,觉得很多句子意思不符。去向杰尔童,他说翻译又不是拍照,这是再创作。言简意赅,一语点透。后来我真的译了好些普希金诗,杰尔童看了说:“很好,你将来可以去当翻译家!”没人知道老师曾这么鼓励我,但我牢牢地记住了。

在“上海之春”上演的新作《无尽的思念》,“在这部作品中,我有一点新的思考,就是烈士们最困难的时候,他们在监牢里还是想着未来,对未来的憧憬,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对于孩童时期的回忆。我想把我们烈士们的这种梦幻写进去。”这是他作为烈士后代,发自内心创作的乐曲!

我们学校里,男老师个个西装革履,只有杰尔童布衣布裤布鞋,不修边幅,看上去像个老农民。他不喜欢与人说话,空了就是看书。学校的文娱活动,节日舞会他都不参加。他是极少数不住校的老师,一放学就不见了人影。学校在郊区,回一次市区要两个小时,他还是天天回去,不参加任何活动。记忆中,他是仅有的除了上课,不与别人多讲一句话的老师,是个非常无趣的人。离开母校后,我很少想起他。

在上海,流浪猫狗与家庭宠物,越来越多,如何共处?有一期封面故事《猫猫狗狗的城市生活》,推出“和猫狗一起泡咖啡馆”“带着小狗坐飞机”等内容,还有一篇设计师的故事,写他设计的宠物酒店的点点滴滴,显示出现代文明。

再见面,已隔了三十年,他几乎没变化,仍是“布衣”一个。我们才知道他是齐鲁大学毕业的高才生。抗战时期,大学西迁,他和所有一“齐鲁人”一样,徒步几千里到了重庆,他毅然投笔从戎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失业三年,积蓄用尽,生活难以继,他到处寻找帮助。后来得知重庆育才学校迁到上海,他给有一面之缘的校长写信自荐,马校长聘用了他,他才来了行知中学。

杂志:时代生活的杂粮

李大伟

进入互联网时代,尤其直播出现后,网上出现了很多没有经过编辑专业过滤的东西,网络成了老宅的“后花园”,杂草丛生,野蛮生长。不得已,我转而求诸线下媒体:报纸最及时,但蜻蜓点水;书籍最滞后,但系统深刻,不过因为一人著述,往往视角单一。杂志周刊,介于两者之间,并且有多维度的视角。杂志最大的优点:杂!线上投其所好的推送,形成偏食,线下杂志如杂粮,营养丰富全面。随着年龄增加,阅历不同,我开始订阅杂志。

杂志社开选题策划会,一旦决定,迅速派具有学术背景的背景的记者分赴,事件调研、专家采访。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,来势凶猛,我们准备好了吗?于是敲定封面主文章的标题《老年之难,难在哪儿》:60—65岁“小老人”主要是基础病、慢性病,还有社会尊严逐渐丧失;65岁以上记忆力减退,肌力下降;过了70岁,因为缺少陪伴,倍感孤独,情绪出现

问题;过了80岁,属于高龄,重病概率递增,失智概率倍增。过去:人生七十古来稀,现在:人过八十多来兮,因为营养改善、医疗条件完善,现在人生九十不稀奇。这多出来的二十岁,需要财富养老,准备好了吗?多出来的二十岁,退化性病变越来越多,面对这些病痛我们准备好了吗?多出来的二十岁,社会养老机构与人力准备好了吗?杂志提醒我们:未雨绸缪。针对农村,杂志推出“看见”与“被看见”:一个乡村小作坊式养老院的实践,在中国城市化率不及日美的现状下,农村养老是个问题。看了这组报道,我也等于经历了从身体到心理、到社会层面的全面调试过程,报道也告诉了我们该预热些什么。

武林高手会将琴谱当成改头换面的武功秘籍。初见即心动。古琴摆在琴桌上,它像一位横卧的美人,褐色的琴身有额、颈、肩、腰等,七个蚌白色的琴徽闪闪发亮,七根琴弦似流水静淌。我怀着对琴的神圣感情,忍不住用右手拨了一根弦,古琴发出了一声独特的声响,这是我从没接触过的声音,仿佛天上飘来的音音。

几周下来,跟着古琴老师学会了勾、抹、挑、剔、历、绰、注、托、劈、泛音、按音等技法。配以技法,老师让我们练习《笑傲江湖》《静夜思》《子夜吴歌》《秋风词》《船夜援琴》《古琴吟》

杂质的封面标题,就是本期的主稿报道,往往是当下时政、经济、社会等新出现的问题,读它,就不会被时代“甩掉”、与社会脱钩,是疗愈孤独的精神妙药:进补而无副作用。入饭局就有话题,因为杂,系统读,就可以在时下涉及的许多领域,有基本轮廓与清晰认识,裹以年长世故,或有不同凡俗见解。社交场合,不缺谈资,老少通吃。人,喜欢与思想者团聚。人总会老去,交际圈小了,出行半径小了。借助杂志扩展视野,紧跟形势,让思想永葆新鲜,给大脑抹上防锈釉,不坠入老生常谈的老年怪圈。

古琴,对我来说,就是时光里的太阳、星星和花束,它悠扬、深沉的音色使我沉浸在一种宁静、深邃的艺术中。一如当初在中学里当音乐老师,古琴打开了我的又一扇窗户,透过这扇窗,我接触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琴学领域,我感受古人在天地间的自由与孤寂、豪迈与豁达,面对琴这种充满诱惑的宁静,那是一种靠近天地万物的风雅。有一段时期,一下班,除了弹琴,我什么事都不做,只在指尖体会琴弦里的青绿山水和人间烟火。

学琴记

孟红娟

《凤求凰》等基础开指曲目。噢,最早在书上知道古琴不正是在《笑傲江湖》的武侠小说里吗?《静夜思》《子夜吴歌》《秋风词》是唐朝诗仙李白的诗,《船夜援琴》的作者是唐朝大诗人白居易,《古琴吟》的作者乃北宋大文豪苏东坡,《凤求凰》说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。在漫长的岁月里,古琴与诗词歌赋、书画艺术等相互融合,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。

我们学校里,男老师个个西装革履,只有杰尔童布衣布裤布鞋,不修边幅,看上去像个老农民。他不喜欢与人说话,空了就是看书。学校的文娱活动,节日舞会他都不参加。他是极少数不住校的老师,一放学就不见了人影。学校在郊区,回一次市区要两个小时,他还是天天回去,不参加任何活动。记忆中,他是仅有的除了上课,不与别人多讲一句话的老师,是个非常无趣的人。离开母校后,我很少想起他。

再见面,已隔了三十年,他几乎没变化,仍是“布衣”一个。我们才知道他是齐鲁大学毕业的高才生。抗战时期,大学西迁,他和所有一“齐鲁人”一样,徒步几千里到了重庆,他毅然投笔从戎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失业三年,积蓄用尽,生活难以继,他到处寻找帮助。后来得知重庆育才学校迁到上海,他给有一面之缘的校长写信自荐,马校长聘用了他,他才来了行知中学。

落实政策时,他早已退休,几家单位抢着请他。他去培训飞行员,又在大学兼职,教英语、法语、俄语……直到84岁,才恋恋不舍地真正退了下来。我去看过他一次,他在天山新村的家很小,屋里没

梦

资承

睡着了还在想,醒过来还记得,像真的一样,这就是梦吧。头刚落枕,便入梦乡,是一种福气;入梦乡,有个美梦是运气。人们都知道梦是空的,是虚的,也是不由自主的,但总想在梦乡里碰到好事,希望熟睡的境界也是美滋滋的。有人说梦是生活的反射,是人生的一部分,是不能自主变幻莫测的部分。清人张潮《幽梦影》中说“假使梦能自主,虽千里无难命驾,不可羨长房之缩地”,但现代科学有可能使人做梦能够自主,马斯克不是把电脑连接人脑吗?用电脑程序编写一个美梦,再设计一个黄粱美梦枕,睡在上面,想做什么梦就做什么梦,做梦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娱乐方式。

凡人都有梦。小时候总做玩耍打架之类的梦;年轻时梦中常出现农忙季节在田野里手忙脚乱之事;现在闲了,喝茶喝酒常入梦来。人在梦中时感觉似乎都是真切的,醒来才知是虚幻的。也只有醒来了,才知睡着时经历的是梦。

人也只有到了垂暮之年,回过头看看,才悟到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。虽说梦无痕,但还是丰富了人生。

现在到菜园去采摘蔬菜,首先看到的是芥菜。芥菜有半尺高、一尺高了。高高的菜顶,干茎的四周,开满了铜钱般大小的花朵,浅淡的白色,在绿色之间晃来荡去,看上去有点招摇。我有点不理解,老家的芥菜从来不落种,眼前的芥菜是哪来的?母亲说锄草时有意留下的。母亲说的是事实,我亲眼见过。我想知道的是:芥菜苗是芥菜种子培育的,芥菜的种子是哪来的?几十年来,我从未看见过母亲留过芥菜的种子。

在我幼小的记忆里,菜园的每一棵蔬菜都是落种,或移种而来的。所有的种子也都能落地生根。即使是一粒丝瓜、南瓜子,只要丢在泥土之上,只要有雨水、太阳,只要给点时间,它们的壳里就会钻出嫩黄的芽来。后来的几天里,嫩黄就变成浅绿、深绿。由淡而深的过程中,瓜秧慢慢长出嫩叶,一片、两片、三片、四片,先是向上长,再朝四周长去,生长的力量无比强大。

芥菜的种子从哪来?母亲说是芥菜花。我想想不到,当芥菜长出白花,后来白花变黄花了,芥菜就被我们连根拔掉,然后洗干净,再放到太阳底下晒干后,再将芥菜折断,绕成一个一个的团团,放进尼龙袋里藏着,等烧菜卤蛋时,拿出晒干的芥菜,放在锅里烧上一两个小时。用芥菜籽子烧出来的菜卤蛋,是青灰色的,气味是菜香的,好看好吃又好吃。就这样,我们年年晒芥菜,年年烧菜卤蛋,菜园里就很少见到自然枯萎老死的芥菜。芥菜何时留下了种子,也就无法知道了。这种生命,将有黄花的芥菜拢在眼前仔细地看了一下,发现芥菜花朵中央有一种薄如蝉翼的三角粒子,粒子被深绿菜衣包着的。我认定这里面一定是芥菜的种子,只是它们还需要时间剥离,但时间让我们剥夺了。我看着这些种子,就感叹起芥菜种子的本事:没人重视,没人等待,没人收割,没人收藏,到哪儿都是丢落的份儿,而到节气来临时,就从土地里钻出来,长成一棵青蓝的芥菜。这种生命的落与绽放了不起。当然也与自然的庇护有关,比如一阵风、一场雨的到来,最关键的还是自己的想法与行动。

离开菜园,走上小路,我看到了更多的芥菜,虽然菜园里蔬菜都比它高大与鲜嫩,但它终究出了泥土、长了身体、绿了路经。对芥菜,生长在那不重要,重要的是个人的生长,生长才是生命的至高意义。

生长的意义

高明昌



边看边聊

七夕会

琴韵悠悠,这个琴该是金庸武侠小说《笑傲江湖》里女主角任盈盈弹的琴吧?当初看《笑傲江湖》,看得茶饭不思,尤其看到任盈盈在竹林里弹琴,把令狐冲听得如痴如醉的情景,当时就想,我也会弹这个琴就好了。我揣着曾任六年音乐老师时自学的乐理知识,报名参加了古琴传习班。上课了,我终于接触古琴和古谱了。第一次看到古琴的减字谱,就像天书,它们由一些汉字偏旁和数字组合而成,看着像汉字,但若老师不解释,根本看不懂,怪不得不识谱的

武林高手会将琴谱当成改头换面的武功秘籍。初见即心动。古琴摆在琴桌上,它像一位横卧的美人,褐色的琴身有额、颈、肩、腰等,七个蚌白色的琴徽闪闪发亮,七根琴弦似流水静淌。我怀着对琴的神圣感情,忍不住用右手拨了一根弦,古琴发出了一声独特的声响,这是我从没接触过的声音,仿佛天上飘来的音音。几周下来,跟着古琴老师学会了勾、抹、挑、剔、历、绰、注、托、劈、泛音、按音等技法。配以技法,老师让我们练习《笑傲江湖》《静夜思》《子夜吴歌》《秋风词》《船夜援琴》《古琴吟》

雅玩